

上帝的嘲笑

上帝的嘲笑

第十一章

热尼娅尽量不去回想星期天民警走后父亲对她的那一通吵闹。父亲以前就不在乎对她说一些难听的、在她看来是侮辱性的话，但是那天他自己完全失去了控制。从他所说的话中可以得出下列主要结论：他的女儿撒了个弥天大谎，忤逆不道，违背他的禁令，她也不动脑筋想想，父亲当然更清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因为他一大把年纪，生活阅历更丰富些。实践只是证明了他的观点，假如热尼娅听了他的话，就决不会牵扯进杀人狂的案件中，为这事她现在不得不花很多时间一趟一趟地往彼得罗夫卡跑。

“你的任务就是协助找到这个恶棍并使他不再害人。”父亲恶狠狠地对她说，“这是你神圣的责任，民警工作人员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顺便说一句，你暂且不要当我的秘书了，因为这会影响我的正常工作。我可没说不做事我也付给你工钱，因为你的时间都用在刑事侦查上了，我为什么要白花钱呢？我按章纳税就足够了，我们的警察也是靠我们纳税人的钱供养着，而你

现在却迫使我还要为他们具体的办案行动付钱。你记住，假如你再敢散开长辫一次，穿衣不得体，涂脂抹粉，我就把你锁在家里并派人牢牢看守。你要相信，为这事花钱我不会吝惜。但假如你还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那我就跟你讲讲。这个家伙认错了一次人，还可能再次认错，尤其是在他投信的楼房附近遇到你时。所以我无法保证你的安全，你别忘了，他是个疯子。如果他突然找你挑衅怎么办？如果他突然强奸并杀死你怎么办？”

回家后，爸爸围绕这个话题的高谈阔论，热尼娅听了几乎整整3个小时，并尽量保持镇定，没有奔出房间，关上大门，号啕大哭一场。她一夜失眠，胡思乱想，一会儿想到父亲，一会儿想到列斯尼科夫，一会儿又想到自己不如意的生活。直到早上她才得出了结论：她同父亲住在一起，所以要寻求和解。

“爸爸，我10点之前得赶到彼得罗夫卡去。”她一边给父亲端上早点，一边怯生生地说。

“去吧。”父亲冷冰冰地答道，“我现在就去上班

，然后格里高利开车送你去，再开车接你回来。”

“可我不知道在那里呆多久，干吗占着汽车呢？”

“没关系，让他等着，你不能一个人去。”

热尼娅轻声叹了口气，开始从咖啡磨中将碎咖啡放入咖啡壶里。看来，她又不得不以一个令人生厌的儿童面目出现在列斯尼科夫面前。还好，她昨天把情况都跟他讲明了，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她又有机会向他展示自己本来就成熟和美丽的脸庞。哪怕与父亲发生冲突，关系搞僵，她也会不惜一切代价赢得列斯尼科夫的青睐。不错，列斯尼科夫自己说过他上午可能不在办公室，但她仍希望他在。

到了彼得罗夫卡，热尼娅感到很失望，列斯尼科夫不在，与她说话的是娜斯佳，然后让她在实验室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绘出罪犯的画像。但命运之神终于向她露出了微笑，首先她见到了列斯尼科夫，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可她利用这个机会同他聊了几句。他看上去心情沮丧，疲惫不堪。热尼娅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奇怪念头，就是准备杀死任何一个让他伤心

难受的人。但喜事还在后头，原来，昨天“BBC”小组的演出要转录到录像带上，明天上午她还得来彼得罗夫卡并从夜总会宾客中找出那个年轻人，而这得由她和列斯尼科夫一起来做。

她满怀喜悦地回到家里，快点儿到明天吧！他们就会在黑暗的电影厅里，并肩坐在一起，长时间地看着屏幕，轻声细语。他们完全与世隔绝，热尼娅将会想尽办法在这个温馨的环境里吸引他的注意力。当然，父亲不会让她单独出门，让她和格里高利一起去，但出入证只开给她一个人，格里高利进不去。每幢楼里都有卫生间，卫生间两头开门，既可以去列斯尼科夫的办公室，又可以出门。遗憾的是，今天她还没有想到这一层，但即便想到了，反正也无法实施，因为她平生第一次到彼得罗夫卡，而今天在出入验证处值班的是一个不知姓名的叔叔，他把她送到了娜斯佳那里。当着他的面上卫生间，然后又完全换一副面孔出来不雅观。而明天她一个人去，轻车熟路。

在这一天工作日的剩余时间里，热尼娅情绪高涨，

高高兴兴地做完了一大堆事，其中包括她早该做完却一拖再拖的事。父亲出出进进，不时有客人来访，热尼娅笑容可掬地端茶倒咖啡送饮料，不溢不洒。当接到奥地利来的电话那一瞬间，她兴奋到了极点。她感到飘飘然，不用说是在跟列斯尼科夫一起腾云驾雾。热尼娅将电话转到父亲那里，机械地与不见面的客户说话。直到过了三四分钟后她才想到，奥地利那人早就在同父亲谈话了，而她正在为他们两人进行同声翻译。热尼娅一下子惊得嗓子都哑了，说话开始结结巴巴，经常忘词，而刚才她还说得轻松自如。天啊！对这种肆无忌惮的任性行为，父亲会如何收拾她呢？父亲绝对禁止她插话，不论是商务谈话还是其他任何谈话。幸好讲德语的客户已在道别并在结尾说道：

“卢布佐夫先生，您那里有了可喜的变化，您终于有了一位高水平的翻译，我们再也不用受您那磕磕巴巴的英语折磨了。”

热尼娅译过来了，等待着父亲的回答，内心狂跳不止。

“维特奇先生，谢谢您的夸奖，我特别高兴听到您的赞美之词，因为这个翻译是我的女儿。”

她从父亲的声音中捕捉到了自豪和满意，终于松了一口气。看来一切都过去了，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了结。客户刚挂上电话，父亲就走出办公室，那神色就像热尼娅让他的公司赔了个精光，正坐在接待室里等待解雇。

“未经我的同意，谁让你插话了？你怎么如此狂妄，啊？”

“对不起，爸爸。”热尼娅声音颤抖，“我想翻译得更好一些。如果你反对，我再也不敢了。”

“我不反对你帮我翻译，我正是为了这个才付钱让你上学。但我坚决反对你未经我直接指示或允许就擅自做任何事，你听明白了吗？”

“是，爸爸。请原谅，这种情况不会再发生了。”

她仿佛被人从温暖明朗的天空抛到了肮脏的地面，情绪一落千丈，不知为什么连列斯尼科夫也不愿想了。6点钟，热尼娅开始收拾东西。

“爸爸。”她胆怯地望了一眼父亲的办公室，说道，“我去上课了。”

“格里高利开车送你。”他头也不抬地答道。

“为什么呀，爸爸？我自己能去。”热尼娅试图反对，但父亲毫不退让。

“你和格里高利一起去，这个问题不容讨论，下课后我去接你。我再也不信任你，你还是服服帖帖听从安排吧。”

热尼娅是服帖了，上课时她发现周围的人不时向她投来惊奇的目光。真奇怪，怎么一小时内变了个样呢？这么一个与众不同的姑娘，以前一直光彩照人，目光晶莹，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奔放的热情，而今天的她却脚穿小白袜子，梳着小辫子，嘴唇粉红粉红的，没有抹口红。真是这样，神了！

回家的路上，父亲兴致勃勃地与司机格里高利聊天，瞟也不瞟热尼娅一眼，也不跟她说一句话。后来，他又一言不发地用完热尼娅为他准备的晚餐，一屁股坐到电视机旁，一句常挂在嘴边的“谢谢”也不说，而平

时，即便在火头上，他也不忘说这句话。热尼娅明白事情很糟糕，得提防着点，得让父亲别发火，重新和她说话。

“爸爸，你吩咐我重新读一遍拉迪雪夫的作品。我想今天就开始读，但是找不到书，你不记得书放在哪儿了吗？”

“也许在你的书架上。”他头也不回，声音很平静。

“我的书架上没有，我已经看过两遍了，是不是在你的书柜里？”

“有可能。”

“假如我进入你的房间看看你不反对吧？”

父亲的嘴唇在不露声色的微笑中不易察觉地颤动了一下，但依旧看着电视屏幕，电视此时正好开始播送晚间新闻节目。热尼娅以前从未问过父亲是否允许她从他的房间里拿书，简直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他们是一家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但今天父亲找碴儿之后，热尼娅决定向父亲显示她已经做完作业，最好给自己留一条

退路，免得再听父亲训斥。

“你进去吧。”父亲同意了。

热尼娅迅速找到了拉迪雪夫的书并回到客厅。

“爸爸，什么地图可以更好地看出拉迪雪夫的彼得堡与莫斯科之旅的线路呢？”

“你拿几张不同比例的地图自己看看，哪个比例更合适，可以看到他经过的所有地方。最好看军事地图册，那里面的地名标得最细。但如果你想完全吃透，我建议你去一趟图书馆，找一些革命前的旧地图。”

“有什么区别吗？”热尼娅不明白。

“差别太大了。拉迪雪夫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以‘伊里奇之路’命名的村庄。那时这些地方都是其他名称。”

“确实如此，我以前怎么没想到这一点。我一定要找到旧地图。”她答应道。

感谢上帝，父亲又开始跟她说话了。凭经验她就知道，他绝不会无休止地极端限制她的行动。当然，他的教育体系中有自己的原则，并且义无反顾地坚持这些

原则，其中包括仪表、花钱和休假规定等。他反对溺爱娇惯孩子，不愿给他们买他们暂时还挣不到那么多钱买的东西，而没有这些东西照样也能办成事。但有时候，父亲会强加一些补充限制，作为对她过失的惩罚，如禁止热尼娅私自出门、找女朋友、看电视或者阅读学校教学大纲之外的文学作品（这主要是在学生手册上出现太多4分的情况下才用，父亲要求女儿学习必须全优。如果还不管用，她就得加倍努力，只读教科书，其他任何小说都不准碰）。遇到类似情况，热尼娅并不特别担忧，因为她自小就悟出了一套简单的规律，就是这样的禁忌只要坚持三四天就够了，父亲便不再注意她，而三四天总是可以忍受的。

因此，当父亲声称她现在不能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从今往后，要么由他自己陪着，要么由司机格里高利陪着时，热尼娅一点儿也不担心，连情绪也没有消沉。这种情况已司空见惯，通常过上两三天父亲就会放松监督。实际上，他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商人，不可能成天送19岁的女儿或者让她整天坐自己的汽车

。一天、两天，最多三天，这种做法就会开始影响到他的生意。等父亲深信教育措施起到了应有的作用，热尼娅从前一次教训中学到了益处，也就不再监督了，而热尼娅自己则默默忍受着暂时的不方便，根本不打算不折不扣地履行父亲的禁令，只想着如何变得更聪明更小心，防止下次重蹈覆辙。

“爸爸，你明天早上需要格里高利吗？”

“什么事？”

“他们又要我明天上午10点前赶到彼得罗夫卡。今天晚上‘BBC’小组要在一家夜总会演出，他们要在那里录像，请我明天上午去看录像，也许我会看到那个年轻人。格里高利能开车送我吗？”

“当然可以，他会等你，然后送你回去上班。”

“谢谢爸爸。”

热尼娅决定装出很顺从的样子，反正这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星期二早上，当格里高利送她去彼得罗夫卡时，她特别想跳下来跑到汽车前面去，因为她的小坤包里放着

全套化妆品。热尼娅已预先想到了她将如何同列斯尼科夫一起坐在黑暗的放映厅里，时不时摆动摆动头部，以便让她那浓密的长发似乎不经意地碰到他的脸庞。然而一切又出乎她的意料之外。

当她经过出入验证处，沿楼梯爬向她要去的楼层时，一位秃顶男人追上了她。

“对不起，您是热尼娅吗？”

“是呀。”她十分惊讶。

“我送您吧，要不然您会迷路的。”

“您说什么呀，我知道怎么走，昨天来过了。”热尼娅想找借口推托。

“不，不。娜斯佳特意派我来接您。您也看到了，我们这层楼正在维修。您得从另外一个楼梯上去，从这边过不去。随我来吧。”

热尼娅顿时有一种失落感，环顾一下四周：难道她弄错了，没沿着那条楼梯上去？她确信正是沿着昨天的路走的，可事实上不是，原来她弄错了，因为从楼梯口的窗户往外看，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她没能改换装束，像上次一样，仍是规规矩矩的
十年级女学生穿戴，来到娜斯佳的办公室。对热尼娅的
第二个打击是看录像的房间布置。她为什么会断定应该
是一个黑乎乎、伸手不见五指的放映厅呢？她凭什么一
上来就想到会和列斯尼科夫单独在一起呢？实际上这是
一个极普通的房间，几扇窗户、几张桌子，摆着 3 台电
视机。除了她和列斯尼科夫外，还有两个人。她极度
失望，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无法集中精力仔细看屏幕。屏
幕上人来人往，各种面孔一闪而过，最尴尬的是列斯
尼科夫觉察到这一点并关切地问道：

“热尼娅，您怎么啦？怎么这么不安？”

“您知道，不知为什么有点不太舒服……”她精神
委顿地说，“有点害怕，这可是个杀人犯。”

“可他在荧屏上。”列斯尼科夫笑了，“他伤害不
了您，您没什么可怕的。”

“反正不太舒服，因此有点神经紧张。一想到马上
就会看见他的面孔，心里就发慌。”

“热尼娅，请您看仔细点！”

列斯尼科夫碰着她的肩膀，轻轻抚摸了一下，这个动作让她恍惚如梦。

“就在这儿。”她突然说道，眼睛死死地盯着屏幕，“请重放一遍。”

列斯尼科夫点点头，将带子倒了回来。

“要慢放吗？”

“是的。”

她仔细看了一眼屏幕上面孔，然后说道：

“我不能肯定，他侧身站着，我看不清楚。”

“我们马上给你放另外一个俯拍镜头。”同他们坐在一起的另外两个民警中的一个人马上说道。热尼娅想起来了，他叫季马，另外一个人好像叫费多尔。

季马打开第二台电视机，开始寻找那一片段。

“你那录像机上显示的时间是多少？”他问列斯尼科夫。

“04211。”

“是这样，”季马嘟囔了一句，摁下遥控器上的开关，“030、034、039、042，2、5……11。行了，零点

4 2 分 1 1 秒。热尼娅，看看这边，也许从这边看更清楚些。”

第二台电视屏幕上也出现了那些人，只不过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拍摄的。刚才热尼娅看见时还侧着身子的年轻人现在正好面对镜头。

“怎么样？”

“不，”她摇摇头，“这不是他，只不过有点像他。”

“肯定不是他？”列斯尼科夫重复了一遍。

“肯定不是。咱们接着看吧。”

她几次请求锁定镜头，仔细观察从不同角度展示的面孔。但每一次得出的结论都是：不是那个在大街上神魂颠倒地盯着她并目送她到家的人。

“我感到很遗憾。”当列斯尼科夫送她返回娜斯佳的办公室时，她轻声地说。

“没关系。”列斯尼科夫故意装出快乐的样子回答道，“很少第一次就能成功的，我本来也没指望今天会发现他。我们还需要日夜奋战，而您呢，热尼娅，每次

小组演出后都得到我们这里来，像今天这样看录像。”

“没问题。”热妮连忙说，同时整了整衣服，“我想说我不反对，我很乐意帮助你们。”

“可你的爸爸不骂你吗？”列斯尼科夫揶揄道。

“您说什么呀，正好相反，爸爸说帮助你们是我神圣的职责，你们说什么我就得做什么，言听计从。我下一次什么时候来？”

“下一次？”

列斯尼科夫皱了皱眉，忽然想起什么，从单层皮夹克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记事本，翻了翻。

“‘BBC’小组星期四演出，星期五上午请您光临，我会等您。”

他会等她！他自己说要等她。这些话是她所听到的最美妙的音乐。星期五，怎么还要等这么长时间啊？

“星期五之前您还需要我吗？”热妮娅仍然抱着一线希望。

“很难说，除非发生什么异乎寻常的事。哦，热妮娅，还有，也许您在自家附近会偶然碰到这个年轻人。”